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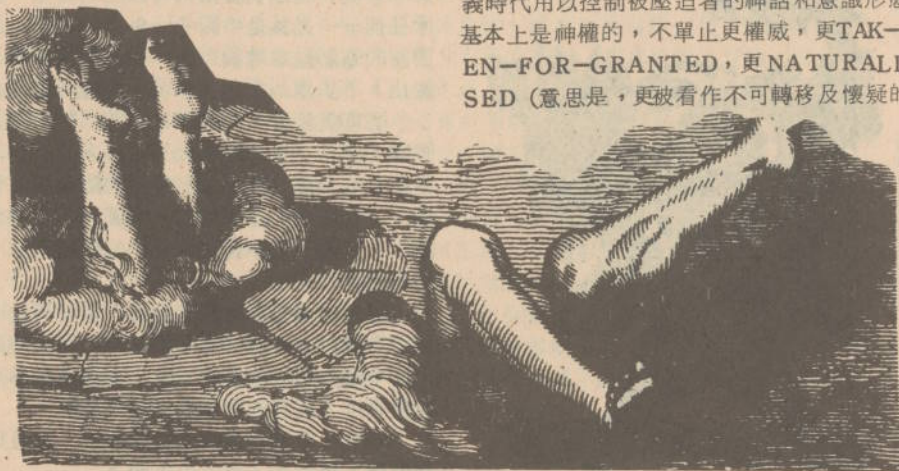


從批判號外 到破除神話

上期「文化新潮」中程思己批判陳冠中和「號外」，文章中許多觀念我都同意，對「號外」的種種問難亦應由陳冠中來回答，但其中涉及澄雨的地方我倒想說幾句話。

首先，我必須指出，我的文章較程思己、申明等 POLEMICAL（雖然萬萬比不上周兆祥那種煽情的 POLEMICS），所以從來就不認為自己不會說錯，或者誇張、過激。我認為在目前階段，尤其高雜誌文章，「嘩眾」，製造爭論，刺激感性比較建立嚴密的理論分析更重要，或者，更正確點說，「文化新潮」裏可以容忍這樣的分工：讓申明、程思己去做比較嚴密的理論分析工作，由澄雨、李阿飛、七靈來刺激感性。此所以，我們平日樂於反諷地、譏笑地自封為「新文化人」——主要是為了表示我們與舊文化人的分別和討厭——雖然沒有誰敢自炫已達到「新文化人」的理想。沒有「新文化人」的口號，可能「文化新潮」不會有現在能享受到的注意／尊重和不尊重，和內部認同的凝聚力量。但，平實點說，「新文化人」這個名詞未免是過份 GLAMOURISED，甚至可能是已經略帶有神話化的性質。

問題可能是，神話是否完全毫無分別，HOMOGENOUS的？會不會有些神話比另一些神話更進步？換句話說，就算「新文化人」的構思，或至少就目前所能享受的 PUBLICITY 來看，也少不免在「以訛傳訛」、「庸俗化」，再經文化界的有意誤解或無意的 FAILURE TO UNDERSTAND 等



等過程作用後，變成了神話，這個神話也較道德主義者、舊文化人、「精明的唯心主義者」為進步，值得鼓吹，值得重視？

再用另一個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。我們都同意要破除神話，但破除神話是個什麼樣的過程？是不是：

(一) 神話就像意識蒙上塵埃，只要勤加拂拭，就能保持清潔，破除神話 (DEMYSTIFICATION) 就如古代道士捉妖，豎起一面照妖鏡，則神話立即幻化成白骨，虛幻的畫皮那時退去？

這個講法未免過份機械。

如果我們攪 DEMYSTIFICATION 不只是如砍倒大樹般把每顆神話大樹砍它一砍，我們也不必如程思己喟嘆：「我們有幾多精力時間，可以對所有統治階級或附從于統治階級的階層的所有文化現象、事物和人物，通通進行上述那種有意義的 CRITIQUE 呢？」

「破除神話並不只是把神話進行 IN-

亂調亂 彈澄雨

DECENT EXPOSURE 咁簡單，可以有更多的戰略，如：—

(二) 不認真」的，STEREOTYPED 的嘲弄，以求暴露神話背後的荒謬性，潛藏的 TYPIIFICATION PROCESS。

(三) 以較進步的神話來取代較落後的神話。事實上，如果我們回溯歷史，封建主義時代用以控制被壓迫者的神話和意識形態基本上是神權的，不單止更權威，更 TAKEN-FOR-GRANTED，更 NATURALISED（意思是，更被看作不可轉移及懷疑的

自然規律或神的旨意），更 BRUTAL（那時候，向這些神話挑戰的代罪不是死亡，放逐就是終生受罪）。資本主義興起，用人權代替神權，雖然神話，意識形態一樣被產生出來，但已經比較封建主義進步，至少沒有那麼暴力，而且由於社會流動性較大，階級分化，需要更多，更 SOPHISTICATED 的神話去應付不同經濟階段和不同經濟階級的分化。大眾媒介的興起，使生產神話成爲一個事業 (BUSINESS)，而神話的生產者更成了專業的文化人（包括學者、作家、影視工作者、報紙佬……等等）。在這個事業裏，也就潛藏了「破除神話」的種子，困難只是，他們仍是生活及工作一起作用——在這個圈子裏面。換句話說，程思己仍可勉強把白天的中環活動與晚上為「文化新潮」寫稿分開，甚至可以仿效陳冠中般劃為兩種不同性質的活動（雖然他未必能夠及願意這樣做），可是可憐的澄雨，就不能把在電視的活動與「文化新潮」的活動分割為兩種不同「性質」的活動！

同理，如果有所謂商品化過程，則不單只古龍小說會商品化，馬克思主義在這個社會一樣會變成商品化。如果有所謂神話化過程 (MYSTIFICATION)，則不單只 AFFLUENT YOUNG 被神話化，「新文化人」一樣被神話化，因為「真理」在這個社會中仍是沒有「被實現」的 (ACTUALISED)，TOTAL MAN 仍只是個指導概念（或批判性概念），還沒有（不受歪曲的溝通）。因此，我們的思維——一旦化為文字，化為符號，一旦被投擲到整個「溝通」系統裏面，被 PRESENTED AS JUST ANOTHER COMMODITY——那就不可避免地帶有神話，或意識形態性質，至少有轉化為神話的可能性，會不會真的「只是」另一個神話，要看作者及讀者的努力。絕望點說，一旦一期「文化新潮」出版，IT IS ALIENATED FROM US。THERE'S NOTHING MORE WE CAN DO, BUT JUST TO SEE HOW WE ARE UNDERSTOOD OR MISUNDERSTOOD。所有自辯、澄清，再解釋都是多餘的。（太黑格爾了，是不是！）

程思己也不是沒有看到這個危險，所以他在從「現實到非現實」一文中屢次提到，非現實主義——甚至新文化人——SELF-DISTANCING，自我批判，自我警惕自己的「意思」被神話化的可能性，澄雨亦提到新文化人應該多一份自覺，其實只是希望「進步」的文化產品有一個自動的警報系統，能夠抗拒整個社會所強加下來的神話化作用。如果我們也有「神話」，我們希望這是個最弱、最弱的神話，正如禪宗叫人不可執着佛法甚至不可執着禪宗，「新文化人」也不希望你執着「新文化人」這個神話，甚至「意識形態」、「神話」這些概念和理論，否則一切後果，閣下自理。

回頭說號外。讓我們用下列四個問題來看「號外」或其他任何雜誌：—

(一)「號外」有沒有利用符號來創造本就不存在神話(如COSMOPOLITAN—ISM, AFFLUENT SPENDER)?這些神話的社會實際功能是什麼?

(二)「號外」有沒有利用符號GIVE EXPRESSION TO 某些情感或信念(如COMPLACENCY、傷感、消費主義、注重STYLISTIC GLAMOUR的生活)而使這些信念被NATURALISED 或RECOGNISED AS 神話?這樣做的社會實際功能是什麼?可不可能是進步的?

(三)「號外」有沒有向現存某些神話挑戰(如道德主義, 民粹主義)?在摧毀這些神話方面發揮什麼社會實際功能?

(四)「號外」有沒有改良及鞏固現存的神話, 使他們更被人視作TAKEN-FOR-GRANTED, NATURAL TRUTH, 而這些現存的神話所起的社會實際功能是什麼?

讓我們緊記一個簡單的道理: 資本主義內的神話、意識形態有時並不像封建主義般是一個封閉系統, 相對地靜止的系統, 而是不斷變化, 互相衝突, 不一致, 矛盾的, 尤其是在香港。

上面四個問題並不只適用於「號外」, 更適用於「文化新潮」或其他雜誌。我無意再落實去討論「號外」的得與失, 成與敗, 畢竟「號外」不是那麼重要, 我希望這五千多字裏已提出另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。

PERSONALLY, 我只是奇怪師承自尼采的程思己可以軟心腸到寫下下列一段ELITIST 得很並且帶有道德主義味道的文字:「如果你要我選擇:(一)用道德主義教條主義的反應對待號外, 對它置之不理;(二)睇號外睇得一知半解, 被它的神話弄得自己也信起來。我寧願選擇(一)……」, 甚至於認為大學生的「道德主義傾向」「可能是「進步」的」。當然, 撫心自問, 自己是過來人, 由理想主義——道德主義——民族主義過渡到現在的思想狀態。LOOKING BACK, 自己甚至會懷疑, 沒有那段「道德主義」時期, 會不會發展出現在的思想, 但這只是一個「歷史的」進展過程, 而不是「邏輯的」進展過程, 除非你說道德主義者一定會過渡到其反面(這當然不確), 故此若然程思己真認為大學生的道德主義是進步傾向, 恐怕他要提出更實在的理由來!

粗口傳播學補遺

粗口傳播學中還漏了說一點: 粗口是語言中最可寶貴的, 因為粗口最能揭示語言本身的特點, 就是語言完全是ARBITRARY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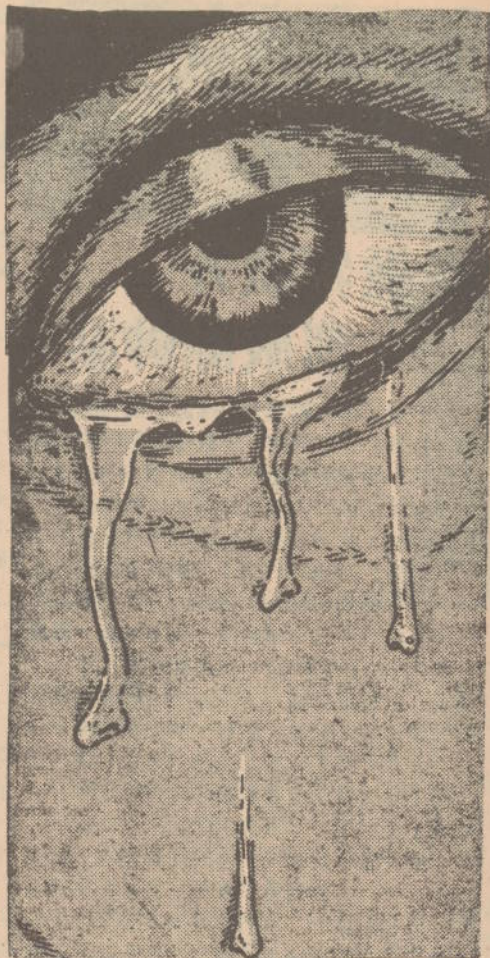
的溝通方式, 最不NATURALISED的, 其意義是由語言的使用者所賦予的。同一句:「你個冚家祥」可以用來罵四人邦和舊文化人, 也可以用來表示對澄雨的親切和「老友」, 這就足夠表示語言不是「自然」的。一旦執着粗口的字面意義, 把粗口「自然化」, 就是爭執甚至打架的開始。

認同香港

「絕代雙驕」不單只是個受歡迎的電視節目和一本古龍小說的名字, 更可能象徵了今天香港和中國的關係。精靈的江小魚本來和正派的花無缺是兩兄弟, 却因為一出世就分開, 竟互相對立起來。花無缺當然就是中國, 江小魚自然就是香港。

最近的難民潮開始由絢爛進入平淡, 可是「七十年代」的吳默然早就指出過, 港英引以為慮的不是六、七萬越南難民, 而是廿多萬湧來的香港的大陸來客。港英早就學會利用這個風潮, 利用越南難民潮阻止中國的難民輸出, 利用中國難民來做成SCAPE-GOAT, 把經濟衰退的種種困難推在人口壓力上, 再宣揚「香港先天不足論」; 再者, 故鄉來客(大圈仔)徹底在廣大群眾中間DISCREDIT了中國, 而增強了對香港的向心力, 港英如能製造到一股歸屬香港的民心(輿論壓力), 他朝與中國討價還價香港的前途時, 也當然多一份本錢, 而這似乎得來全不費功夫, 感謝中國的寬容, 放一班「唔生性」的大圈仔來港, 和拼命吸取回鄉物質的政策。現時香港民間流傳着五千個嘲笑大圈仔的笑話, 一萬個有關中國的落後的傳說。大圈仔就是愚蠢、貪婪、無建設性, 等等代名詞。

傳統來說, 香港人對中國認同不外基於下列幾個出發點: (一)AS MOTHER-LAND: 對曾在中國生活過, 三十五歲以上的香港人, 可能還有點鄉土觀念; 對三十五歲以下的戰後的一代, 「祖國」只是一種純



粹民族主義的感情的寄托, 這個抽象的感情如何能敵得過他對土生土長的香港的實質的感情?

(二)對中國社會主義的信仰, 這個隨着毛澤東, 周恩來的死亡而日漸冷淡。那時候的中國可以標示社會主義的理想主義而吸引人(如國粹派), 而今四個現代化已沒有足夠的理想主義吸引力, 尤其是當現代化的意思都還沒有肯定下來。國內民主運動的發展更把許多海外知識份子迫成反對派。(三)隨着社會主義理想的淡出, 是中國作為一個「文化身份」形象的自亡。本土普及文化的蓬勃發展, 逐漸使香港人有自己的趣味, 排斥任何——尤其是中國——外來的趣味, 最賣座的電影是本地製作的, 甚至可能向國內輸出。不少本地文化工作者, 管理所屬已經半個專家身份很CONDESCENDINGLY 回國「服務」。這些鼓勵了香港人「以香港為榮」的心態, 鼓勵了對香港的歸屬感, 鞏固了「香港人」這個認同。事實上, 一回到國內, 香港人已不再只是「一個中國人」, 而是個香港人。

隨着這個香港意識的增強, 香港前途問題在未來兩三年間必然會變成更迫切的問題, 而中國任何解決方案(除了維持現狀外)能使香港人滿意的可能性就越來越低。

香港, 中國的鴻溝是越來越大, 而且長期來說, 得益的, 決不是中國。